



《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阿萨拉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挺栋

封面、装帧设计：刘嵩柏

《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阿萨拉图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80千 插页：3

1980年2月第一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统一书号：11089·20 每册：1.25元

元朝秘史卷一

忙豁命組察
脫察安

成吉思汗訥忽札兒

名 皇帝的 根源



上 天 霽 命 有 的 生了的 蒼色 很 有

迭額列鷺格理額扯 札牙阿禿

脫列先寧兒帖赤那阿禿

妻 他的 悅白色鹿 有來

水名 渡 着 來了

格兒該亦訥 喀哈馬闌 阿只埃

騰沒思客禿周亦列罷

河名 河的 源行 山名 行 管盤做着

斡難沐連訥帖黑元捏 不噶子哈敦納 嫩禿刺周

前　　言

《蒙古秘史》一书，是在十三世纪中叶写成的一部历史、文学巨著，是研究蒙古族古代历史、古典文学和古蒙古语不可缺少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蒙古秘史》的汉文原本称《元朝秘史》，今据蒙文原名仍称《蒙古秘史》。这样既与原文一致，也符合史实。《蒙古秘史》的作者，以文学的语言，编年的体例，全面、系统地叙述了十二——十三世纪时期及其以前的蒙古游牧社会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活动的历史。《蒙古秘史》也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口头文学的杰作，它维妙维肖地描绘了古代蒙古社会中各种人物的形象，也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状况，而汇成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蒙古秘史》又是一部研究古代蒙古语言的珍贵资料。从这方面说来，任何一部古典蒙文文献，都不能同它媲美。它是研究蒙古语言从古至今发展过程的瑰丽的开端和雄厚的基础。

正因为《蒙古秘史》具有上述诸方面的重要价值，所以多年来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国内，距今二百多年前，便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工作；在国外，对它的研究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已有日、俄、德、法、英、捷、匈、土等文的译本，而且也有研究其汉字标音、拉丁

标音、地名考证、词汇注释和文献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同时也编写了一些通俗读本或《词汇字典》等。

上述诸方面的研究工作，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要把《蒙古秘史》的全部内容弄清楚，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大力进行这项研究工作，以期完全弄清楚其中的全部问题。

但使人感到，在进入《蒙古秘史》这个文化宝库的大门时，有许多困难，它们就象嵯峨峰嵘的高山峻岭和吓唬行人的虎豹鹰隼一样在拦路。这些困难就是纵横于书中的古语法和数以千计的难解词。解决了这些难题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地、准确地探讨书中所涉及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着手研究《蒙古秘史》。在工作进行中，我们首先研究解决其难解词的问题。这一工作，我们搞了十有数年，但由于学识浅陋，水平有限，遇到了很多困难，而在克服种种困难的基础上，我们对《蒙古秘史》的全部内容作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因而汇成了这个集子。

应该提到的是，蒙古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曾是掀起风暴而造成巨大影响的英雄民族，《蒙古秘史》又正是这个时代的历史的记录，它承受了在它以前的许多民族的文化遗产，又接触了和它同时代的许多部族和氏族，吸收和保存了他们的语言，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许多其它民族，使当时的蒙古语言保存在他们的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蒙古族语来说，在其各个方言、土语，如：蒙兀尔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中，保存许多珍贵的语言资料，这些都可以用来解决《蒙古秘史》注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兄弟民族的语言来说，可以从汉语、满语、鄂温克语以及与蒙古民族有历史因缘关系的突厥族语言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材料，来解决《蒙古秘史》注释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我们为了进一步开展《蒙古秘史》的研究工作，更便于同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术界的專業工作者们共同研究，现整理出版《〈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一书。其中谬误之处也在所难免，衷心希望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借出版这个集子的机会，向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予以多方帮助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室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阿萨拉图

一九七七年十月于呼和浩特

凡　　例

我们所研究的文献——《蒙古秘史》——是在十三世纪中叶成书的，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了。因此，它的很多词汇，不但对我们生疏，而语音和词法方面，也和现代语有了一定的距离，这也是语言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规律。为了提供研究《蒙古秘史》的方便，把其中有关语音学、形态学以及词法诸方面和现代语的不同之处，作了初步简略地整理，连同《秘史》中所借用的突厥语词的使用方法等，作为第一部分。把一千零一十八个词汇注释作为第二部分，以供广大读者的利用和研究。

选　词　范　围

1：①古语词。②语音上同现代语不一致。③词形上同现代词不一致。④词义同现代语有全部或局部分歧的词。⑤具有特殊涵义的词。⑥具有独特涵义的词组、短语、句子或俗语、谚语、格言等。⑦少数地理及其他名称，如有关蒙古族源问题的山脉河流，氏族部落名称。⑧认为旁译有误的名称或词汇。

条目的编组体例和安排

2：注释词汇条目，采取词典体例，以蒙文字母次序排列，共为A、E、I、O、U、ö、ü、N、B、Q、H、G、K、

m、s、š、T、D、ž、y、č 等二十一部。

注解词汇的内容排列

3：每个词列有单独条文。词义不止一项的词，分项释义，用①、②、③等表示。注解条文顺序：①每条开始是汉字标音的蒙古秘史蒙语原文词汇；②拉丁标音；③蒙文转写；④括号（）内是秘史原文节次和旁译，无旁译的词汇标以“——”号。

注解词汇的字体及错字的改正

4：所被注解的词汇汉字，一律按原来的字体，不用简体字。如有错字，将错字用（）括号以示删掉，正误字用“〔〕”括号标之。汉字左肩上所附的“舌”或“中”音符，如有错误、脱漏，也用上述办法改正。

关于旁译和总译

5：“旁译”，指《蒙古秘史》原文右侧用汉文逐词直译的小型字译文，这译文如有错误，在填写“旁译”处，不加改正，只在按语内指出它的错误。

“总译”指《蒙古秘史》每节之后，用汉文译的译文，注解时根本不触及它，有必要时可以引证。

关于引用的蒙文

6：所引用的蒙文图书资料或民间成语等蒙文，尽量

译成汉文。蒙文在词条中采取竖排方式。读时或略有不便。

各种符号的说明

7：符号“§”后的数字，表示《蒙古秘史》原文第多少节；标“～”的表示——或者是；标“〈”表示来自……或起源于……；标“||”的表示等于或相当于……；标“※”的表示注意；标〈书〉的表示书面语；标〈口〉的表示口语；标〈转〉的表示转义词；标“〔 〕”内的表示民族名称；标“《 》”的是注解所依据的常用图书资料名称的缩写，非常用的图书资料不作缩写。

目 次

前言	(1)
凡例	(4)
第一部分	(1)
一 《蒙古秘史》中的语音学	(3)
二 《蒙古秘史》中的形态学	(20)
三 《蒙古秘史》中的突厥语词	(72)
第二部分	(83)
《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83)
A(a)部	(85)
E(e)部	(98)
I(i)部	(107)
O(o)部	(114)
U(u)部	(119)
Ö(ö)部	(124)
Ü(ü)部	(130)
N(n)部	(134)
B(b)部	(142)
Q(Q)部	(163)
H(h)部	(188)
G(g)部	(201)

K(k)部	(210)
M(m)部	(220)
S(s)部	(232)
Š(š)部	(246)
T(t)部	(254)
D(d)部	(274)
Ĳ(j) 部	(287)
Y(y)部	(306)
Č(č)部	(311)
附：征引所用参考书目	(322)

一 《蒙古秘史》中的语音学

(一) 《蒙古秘史》语言在语音方面的概况

《蒙古秘史》语言，在语音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在词首元音上出现摩擦音 *h*。如：*aran* 读作 *haran*。*elige* 读作 *helige*。*on* 读作 *hon* 等。这种语音，在蒙古语各方言、土语中早已消失；只有在达斡尔语的纳温和齐齐哈尔方言中还保存着。请参看词汇注释“*h*”部的“关于词首摩擦音 *h* 的问题”。

众所周知，《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的语言里，没有 *z* 和 *u* 辅音，而有 *ž* 和 *č* 辅音，这是同内蒙古蒙古语音相似之点。没有 *h* 辅音，而有 *q* 和 *k* 辅音，因此 *hara* 作 *qara*（黑）。*höhe* 作 *kökö*（青）。这是同西部蒙古语音相似之点。《秘史》里无 *r* 辅音，因而无法区别 *q* 及 *r* 两个辅音，都用 *q* 辅音代替；如：把 *ral*（火）及 *qal*（惹），都标音作“中合勒”；把 *rada*（外面）及 *qada*（崖），都标音作“中合答”。有 *t·d·k·g* 等辅音，可是《秘史》里把这些辅音经常互相交替使用；如：*tan* 作“坛”（§ 225 您），也作“丹”（§ 145 您）。*qatun*（夫人）作“中合屯”，也作“中合敦”。*qataraju* 作“中合塔舌刺周”（§ 32 点着一颠，马的急步），也作“中合答舌刺周”（§ 33 点着）。又如：客卜迭周 *kebdejü*（§ 81 卧），

也作格卜帖木 gebtemü (§ 183 卧)。可兀儿格 kö'ürge (§ 105 鼓)，也作古兀舌儿格 gü'ürge (§ 232 鼓) 等等。

《秘史》里有些词，词形相同而义异的词，如：斡敦 (§ 31 翱) 即为 ödün，斡敦 (§ 164 去) 即为 odun。斡郎 (§ 80 肚带) 即为 olang，斡郎 (§ 255 青草) 即为 ölang 等。这是由于将蒙古语的 o、u、ö、ü 等四个元音，只用斡和兀两个汉字标音的结果。

(二)《秘史》语言同书面语的问题

蒙文是由古维吾尔文脱胎而形成的文字，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何时创制蒙文，因尚未发现文献记载，而就成为无法确定的难题了。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一种文字，不是简而易举的事。据我们的推测，创制文字，必定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同时具备客观条件的成熟；之后，逐渐地有步骤的、有阶段的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蒙古民族也同样走过这个发展道路的几个阶段。第一，借用维吾尔文字的阶段，有少数人掌握这个文字，逐渐从学习到使用、精通的水平。这个阶段的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之长。第二，创制自己民族的文字，同外文并用的阶段，对刚刚创制的新文字，没有把握和信心，因此，有时用早已习惯了的外文，有时用新创制的文字，这个阶段的时间不能很长。第三，新文字成熟，同以前的外文脱离，走它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是最后的阶段。

以上的估计，不是臆测的。如满洲族初强盛时期，使用蒙文。其后，把蒙文加以改造创制满文。以后满、蒙文并用一个时期，而后才进入满文的单独地使用阶段。^①这虽是蒙古族邻近一民族文字的发展概况，但也可能符合一些民族文字发展的规律。

据上述的推测，蒙古民族（不管其中的哪个部落或部族）可能在十二世纪（不是更早的话），已经开始使用了维吾尔文字。也在同一世纪内已经创制了蒙文，这个可以用“成吉思汗石”作证明，因为那石碑是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雕刻的。《蒙古秘史》的编写时代，蒙文已进入了它单独发展的阶段。把这个时代的蒙文，我们暂且叫做“古体蒙文”。古体蒙文是以创制这文字的部落或部族的活的语言做为标准或依据的；不能设想古体蒙文是摹拟某种文字而创制的。

探讨《秘史》的语音，出现了〈书〉和〈口〉不一致的现象，其所以如此，不外乎以下的两个原因：（1）创制文字之后，口语发展变化；（2）创制文字的部落或部族的方言同其他方言不一致的结果。

口语发展变化的事实，可以举出兄弟民族的语言作为旁证。如：呼伦贝尔盟鄂温克（原称索伦）族的语言里，蒙古语借词有：tariran（庄稼）、imaran（山羊）、temegen（骆驼）、ünigen（乳牛）、sašarāŋ（挤奶）等，在他们的语言里，虽然已经有了长元音；但这些词仍然保持着古蒙古（借用当时的）语的风味。

① 《清实录·太祖实录》

《秘史》语言里的〈书〉和〈口〉在语音方面出现不一致的例子：

I

<书>

额兀坤（§ 255 脂膏）

额舌鲁格（§ 109 天窗）

额秃坚（§ 201 地）

兀中忽舌儿中合（§ 199 套竿）

中忽余舌刺（§ 245 索去）

只勒都（§ 13 半截腔子）

只舌鲁格（§ 139 心）

迭格勒（§ 181 衣服）

阿惕浑（§ 63 拿着）

额里格（§ 137 肝）

额乞（§ 46 脑）

亦舌里扯兀勒周（§ 203 分着）希舌离彻罢（§ 178 分离了）

斡阿舌刺黑三（§ 227 脱了的）豁阿舌刺阿速（§ 227 脱了呵）

<口>

斡兀坤（§ 255 脂膏）

斡舌鲁格（§ 230 天窗）

斡脱坚（§ 255 地）

兀兀舌儿中合（§ 91 套马竿）

中忽亦舌刺（§ 245 索去）

主勒都（§ 214 头功）

主舌鲁格（§ 128 心）

经额勒（§ 112 衣）

哈惕浑（§ 59 握着）

赫里格（§ 105 肝）

赫乞（§ 81 头项）

以上所举，义同音异的词，不能认为是方言或方音的不同所致。因为这些词，都在《秘史》里出现，甚至有的词，在同一节里出现。所以可以肯定这是由于用汉字标音时，标音者没有严格地掌握，有时按〈书〉的语音，有时按〈口〉的语音标音的结果。

II

有些词的两个音节间的q、g、m、b、y等辅音消失，形成

以下几种元音连续现象：

一、相同的元音

1 : a' a

亦马阿惕	ima'at	(§ 151)	ইমাত
把阿秃舌儿	ba'atur	(§ 120)	বাতুর
中合阿勒中合	qa'alqa	(§ 101)	কাল্কা
中合阿周	qa'aju	(§ 245)	কাজু
撒阿周	sa'aju	(§ 177)	সাজু
撒阿舌刺中忽	sa'araqu	(§ 78)	সারাকু
撒阿舌里	sa'ari	(§ 140)	সারি
塔阿阑	ta'alan	(§ 77)	তালান
答阿罕	da'aqan	(§ 149)	দাকান
答阿周	da'aju	(§ 251)	দাজু
答巴阿	daba'a	(§ 251)	দাবা
答阿舌里	da'ari	(§ 24)	দারি
答阿舌里周	da'ariju	(§ 82)	দারিজু
札阿舌邻	ja'arin	(§ 121)	জারিন
札牙安	jaya'an	(§ 194)	জায়ান
主札阿纳	juja'an-a	(§ 195)	জুজান-া
察阿答	ča'ada	(§ 226)	চাদা
察阿勒孙	ča'alsun	(§ 203)	চালসুন

2 : e' e

迭额勒	de'eł	(§ 35)	ডেল
-----	-------	--------	-----

迭额儿篾	de'erme	(§ 90)	ᡩᡳ᳨ᡳ᳨
迭额舌列	de'ere	(§ 1)	ᡩᡳ᳨ᡱ
迭额克石	de'ekši	(§ 143)	ᡩᡳ᳨ᡱ
客延	ke'en	(§ 38)	ᡴᡳ
客额古	ke'egü	(§ 180)	ᡴᡳ
客额里	ke'eli	(§ 21)	ᡴᡳ
客额儿	ke'er	(§ 56)	ᡴᡳ᳨
客卜帖额	kebte'e	(§ 109)	ᡴᡳ᳨
额篾额勒	eme'el	(§ 80)	ᡩᡳ᳨
捏额克先	ne'eksen	(§ 217)	ᡩᡳ᳨
捏篾额孙	neme'esün	(§ 199)	ᡩᡳ᳨
薛额只格列周	se'ejigelejü	(§ 103)	ᡩᡳ᳨
铁篾延	teme'en	(§ 266)	ᡩᡳ᳨

3 : i'i

失亦舌刺	si'ira	(§ 35)	ᡩᡳ᳨
------	--------	--------	-----

4 : o'o

孛斡勒	bo'oł	(§ 137)	ᡩᡳ᳨
孛斡周	bo'oju	(§ 240)	ᡩᡳ᳨
脱斡秃	to'otu	(§ 240)	ᡩᡳ᳨
脱斡来	to'olai	(§ 161)	ᡩᡳ᳨
脱斡舌里恢	to'oriqui	(§ 170)	ᡩᡳ᳨
脱斡孙	to'oşun	(§ 173)	ᡩᡳ᳨

5 : u'u

不兀舌刺	bu'ura	(§ 78)	ᡩᡳ᳨
兀讷温勒周	uuu'uļju	(§ 85)	ᡩᡳ᳨